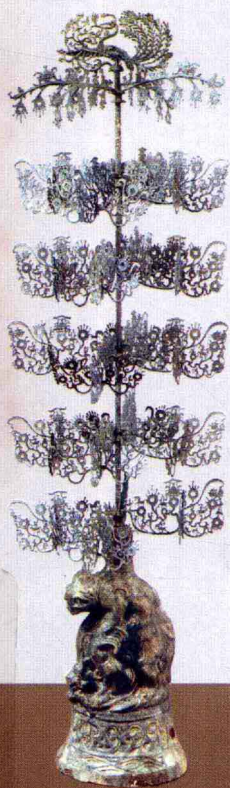


西南地區漢代搖錢樹研究



邱登成 著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

西南地區漢代搖錢樹研究

邱登成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南地区汉代摇钱树研究 / 邱登成著. —成都:

巴蜀书社, 2011. 12

ISBN 978-7-80752-947-7

I. ①西… II. ①邱… III. ①铭器—研究—西南地区—汉代 IV. ①K878. 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50089 号

西南地区汉代摇钱树研究

邱登成 著

责任编辑 童际鹏

出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 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 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翔川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10mm × 148mm

印 张 8.375

字 数 250 千

书 号 ISBN 978-7-80752-947-7

定 价 26.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序

何 靖

摇钱树作为古器物的一种，在历代金石著作中都未见著录。在 20 世纪 40 年代，南京博物院曾昭燏等学者发掘四川彭山崖墓，墓中出土了摇钱树的残片和树座，当时也引起四川考古学家冯汉骥的注意，但由于出土数量尚少，还没有研究文章发表。新中国成立后，不断有摇钱树出土，逐渐引起学术界注意，在 60 年代初开始有研究摇钱树的文章发表，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内一些刊物相继发表了不少摇钱树研究文章，对摇钱树的研究逐步进入高潮。

摇钱树主要出土于西南地区的四川、重庆、云南、贵州等省市，陕西的汉中地区也有出土。由于汉中在汉代隶属益州，故汉中地区出土的摇钱树可以归并到四川的范围。此外在青海、甘肃个别地方也有出土。其中以四川出土摇钱树最多，出土地点集中在成都平原一带。正因为如此，四川学者对摇钱树的研究着力最多，如沈仲常、钟坚、何志国、罗二虎、江玉祥、邱登成等都发表了文章，对摇钱树的起源、性质、功用以及与巴蜀文化和域外文化的关系等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取得不小的成绩。

研究汉代摇钱树，首先要涉及其起源问题。较早研究摇钱树的于豪亮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认为摇钱树的起源与传说中的海上三神山有关，80 年代末有学者认为摇钱树的原型是远古传说中的神树。在此基础上，本书的作者邱登成提出，汉代摇钱树“系由远古神树



演化而来，其造型可能本于三星堆神树”。他的这一观点提出来后，很快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同。他提出的这一观点，我认为较为可信的。首先，在形制上，三星堆神树和汉代摇钱树十分相近，都是由树座、树干和枝叶三部分组成；其次，三星堆神树上铸有花果和立鸟，而汉代摇钱树上的树顶上一般都有朱雀类神鸟；再次，三星堆神树上饰有龙形，而汉代摇钱树也有将叶茎铸成龙形的；再次，三星堆神树上有环形铜贝作为挂饰，而汉代摇钱树上铸圆形铜钱则为其主要特征之一。这些证据在本书中都有深入细致的阐发，可以使我们相信汉代摇钱树的确源于三星堆神树。并且，这一观点的确立，正可以解释汉代摇钱树为何主要流行于以四川为主的西南地区。虽然三星堆神树距汉代摇钱树有一千多年，在这相当漫长的时期中，很少有神树出土，仅有四川盐源战国至西汉墓葬出土的8件“枝形器”可能与神树类似。但我们相信，随着今后新的考古资料的发现，从三星堆神树到汉代摇钱树发展演变的缺环会得到弥补和解决。

关于汉代摇钱树的性质，学者们有不同看法。一些学者认为，汉代摇钱树是为个人祈求福祉的私用供品，平时供设在堂中，随时祭祀，其次才是作为随葬明器。邱登成则认为，因汉代摇钱树只出土于墓葬，故只用作随葬明器。我认为，以摇钱树为平时供设在堂中的私用供品的说法，因无文献记载和其他证据，只能视为一种合理的猜测，却难以得到证实。邱登成以摇钱树为随葬明器，至少在目前没有反证，似较稳妥一些。

迄今为止，汉代摇钱树出土有一百四十余例，作者都尽可能收集齐全，并对其形制作详尽的说明。汉代摇钱树通常是由树座、树体两部分组成，树体又由树干、叶片和顶饰组成。由于摇钱树并非单纯的形体，若只从整体的角度来划分类型，难以找到明显的易于

把握的特征，故作者是先将部件划分类型，再对整体划分类型。他将树座、树干、叶片、顶饰各划分若干类型，对每一类型部件上的图像组合、形式、纹饰等进行说明，这样就能比较容易说明摇钱树部件的形制。在对部件作出说明的基础上，作者对出土的较为完整的摇钱树又从整体角度划分了类型，并指出完整的摇钱树类型与各部件类型搭配组合的关系，使摇钱树的形制变化有规律可循，为进一步研究摇钱的文化内涵提供了基础。

许多学者对摇钱树的文化内涵和功用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不少颇富启发性的见解。邱登成综合各家说法，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对摇钱树的文化内涵和功能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在本书有关章节中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一系列看法。如作者指出，摇钱树的形制集中表现了当时社会追求财富和长生不老的观念，崇尚厚葬、迷信巫术的习俗；摇钱树制作精美，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得到较大发展。摇钱树上一些图像反映了神仙方术、早期道教和佛教传入中国的早期情况，这些图像早已引起学者的注意，作者在书中都有翔实的阐述。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摇钱树的功能是驱鬼辟邪、升天成仙、祈吉利后，这些说法都是可以成立的。

本书对摇钱树全面系统的研究，大大增进了我们对这种古代器物的了解，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古器物，可以使我们对汉代社会的认识更加深化。本书材料收集全面、完整，已发表的摇钱树资料都搜罗无遗，并对各家的说法也有介绍，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是对迄今为止摇钱树研究成果的一个总结。本书的论述有个别地方存在缺陷，但这主要是受到地下材料尚未充分出土所限，相信随着地下材料的不断出土，这些缺陷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得到弥补。

引 言

记不清什么时候读过清人胡大川的一首诗，当中有两句是：“大地有泉皆化酒，长林无树不摇钱。”但是，对“摇钱树，聚宝盆，日落黄金夜落银”这句从小就耳熟能详的民谚却记忆深刻，至今不忘。而且，小时候因为少不更事，对诗句和谚语中提到的能够生产无尽财富的“摇钱树”，不敢有丝毫的怀疑，生怕如大人说的那样，惹怒了财神，家里招不来财。后来长大了，仍时常听见一些有关“摇钱树”的话。直到今天，在川西地区，如果一个人太爱财，人们仍然会以“钱树子变的”戏称之，又如某人生财有道，财源广进，人们又习惯说某某家种得有“摇钱树”。看来，“摇钱树”总是与源源不断的财富连接在一起，甚至就是财富的化身。长期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于这种形象的譬喻，压根儿就没有去怀疑世间到底有没有“摇钱树”，人们似乎也无须去怀疑。因为，与其说追求财富是人的一种欲念，毋宁说是人的一种本能，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们对财富的渴求，就如同鸟对食物的渴求一样。在此意义上，哪怕“摇钱树”只是一个虚幻的梦境，人们还是乐于被这个虚幻的梦境所迷醉。

传说中的摇钱树应该是具有会结金钱，且让人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神奇魔力的树，是古人世俗拜金意识的理想幻化。从历史上看，有关摇钱树的传说很早就广泛流布于中国民间。但这个传说究竟起源于何时，却因缺少文献记载，今已不可考。已知的较早近于



摇钱树的记载，见于《三国志·魏志·邴原传》，裴松之注引《邴原别传》所记：“原尝行而得遗钱，拾以系树枝，此钱既不见取，而系钱者愈多。问其故，答者谓之神树。原恶其由己而成淫祀，乃辨之，于是里中遂敛其钱以为社供。”类似的记载又如《燕京岁时记》所言：“岁暮取松柏枝大者，插于瓶中，缀以古钱、元宝、石榴花等，谓之摇钱树。”但是，此之所谓神树也罢，摇钱树也罢，显然只是一方民俗的实录，还看不出是那种能结金钱、生产财富的摇钱树。《乐府杂录》叙开元中名妓临终时谓其母曰：“阿母，钱树子倒也。”《警世通言》卷三十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记妓院鸨儿骂杜十娘也有这样的话：“别人家养的女儿便是摇钱树，千生万活，偏我家晦气，养了个退财白虎。”再有，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十四：“你要两人齐杀，你嫂子是摇钱树，料不舍得。”从这些记载看，“钱树”或“钱树子”倒是具有生产财富之意，却又只是文人笔下的一种想象或比喻，是属于子虚乌有一类的东西。那么，世间到底有没有摇钱树呢？若有，它是什么样子？又是否真的能落金落银等等，却是不得而知。因为，一方面，上述关于摇钱树的记载，均难以证明世间确实存在摇钱树；另一方面，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没有关于任何人见证过真实的摇钱树的记载，亦即是说，摇钱树究竟是什么样子，千百年来，一直就是一个谜。似乎，摇钱树仅仅只是一种传说而已。

但是，在历史上某个时段的某个区域内，确乎存在着一种类似于“摇钱树”的东西，只是因为时代渺远，加之千年以来一直尘封于地下，对其是什么样子，人们无法知道，又用它来做什么，后人更是无从得知。但只要它没有被历史的车轮碾碎而彻底永远地消失，它的光芒就有重现于世的时候。《辞源》释摇钱树为：“旧时传说中的一种会结金钱的树，摇落时可再生。在西南地区汉墓出土的

明器中，有摇钱树。”^①的确，尘封摇钱树的历史之门，在历经上千年之后，终于在偶然中被现代考古学人叩开了。从此，一道绚丽奇异的文化景观又重新呈现在世人面前，那古老的传说与今天的现实，似乎又在不知不觉间交连在了一起，也使得学者们不禁要探求摇钱树的究竟来。

下面，就让我们走进那琳琅多姿、绚丽多彩的摇钱树世界，去感受它的神奇，领略它的风采的同时，对它进行一番巡礼和探索。

^① 《辞源》第1300页“摇钱树”条。

目 录

序.....	(1)
引 言.....	(1)
第一章 摇钱树的发现与研究综论.....	(1)
第一节 摇钱树发现概况.....	(1)
一、四川省.....	(2)
二、重庆市.....	(35)
三、云南省.....	(37)
四、贵州省.....	(40)
五、陕西省.....	(41)
第二节 摇钱树的研究.....	(43)
一、对摇钱树起源问题的讨论.....	(45)
二、对摇钱树名称的讨论.....	(47)
三、对摇钱树内涵的研究.....	(49)
四、对摇钱树上钱币寓意的研究.....	(52)
五、对摇钱树功用的探讨.....	(53)
六、对摇钱树佛像的研究.....	(55)
第二章 摇钱树的起源、发展与演变.....	(57)



第一节 摇钱树的起源	(57)
一、上古时期的神树崇拜	(57)
二、三星堆神树——神树崇拜的实物例证	(62)
三、从三星堆神树到汉代摇钱树	(66)
第二节 摇钱树的发展与演变	(73)
一、摇钱树的分布范围	(73)
二、摇钱树的流行时间及其分期	(76)
三、摇钱树的发展与演变	(83)
第三章 摇钱树的形制、种类及其制作工艺	(90)
第一节 摇钱树的形制、种类	(90)
一、树座的类型	(91)
二、树体各部分的种类	(96)
三、完整摇钱树的形制特征与类型	(101)
第二节 摇钱树的制作工艺及其艺术特征	(111)
一、摇钱树的制作工艺	(111)
二、摇钱树的艺术特征	(116)
第四章 摇钱树的图像与民俗、信仰	(120)
第一节 摇钱树所反映的社会的民俗	(121)
第二节 摇钱树所反映的信仰的民俗	(132)
第三节 摇钱树对经济的民俗和游艺的民俗的反映	(137)
一、经济的民俗	(137)
二、游艺的民俗	(143)
第五章 摇钱树与神话、宗教	(145)
第一节 摇钱树上的神话世界	(145)
第二节 摇钱树对早期佛教和道教的反映与融合	(155)
一、早期道教文化因素	(155)
二、早期佛教文化因素	(160)

第六章 摇钱树的文化内涵与功用	(167)
第一节 摇钱树的文化内涵	(167)
一、驱鬼辟邪.....	(167)
二、升天成仙.....	(170)
三、乞吉利后.....	(172)
第二节 摇钱树的功能与用途	(176)
一、摇钱树上钱币的寓意.....	(176)
二、摇钱树的功能和用途——引导死者灵魂升天的 工具.....	(184)
第三节 摇钱树释名	(188)
第七章 摇钱树与西南地区画像砖、石之比较	(191)
第一节 西南地区汉代画像砖、石概况	(192)
一、画像砖.....	(192)
二、画像石.....	(194)
第二节 摇钱树图像与汉画的一致性	(197)
一、两者题材上的一致性.....	(197)
二、两者内涵上的一致性.....	(202)
第三节 摇钱树图像与汉画的差异与互证互补	(206)
一、二者的差异.....	(206)
二、二者的互证互补.....	(207)
第八章 摇钱树与巴蜀文化的关系	(214)
第一节 摇钱树的文化属性	(214)
第二节 传统巴蜀文化的特征	(223)
第三节 摇钱树与巴蜀文化的关系	(226)
附录一：摇钱树资料统计表	(235)
附录二：摇钱树论著文献目录索引	(250)
后 记	(255)

第一章 摇钱树的发现与研究综论

第一节 摇钱树发现概况

“摇钱树”或称“钱树”，同许许多多重大考古发现一样，它的发现也属于偶然。20世纪40年代初，曾昭燏等老一代考古学者在发掘四川彭山崖墓时，发现一种前所未见的器座状陶器，这种陶器或下大上小，或作“三山耸立之状”，顶端皆有一个用以插物的中空小圆柱，器表则浮雕着羊、蟾蜍、猿、马、西王母、舞人、“钱树”和持竿打“钱树”上钱的人等图像，并且，这种陶器的旁边还往往散乱着铜铸的树枝，其上也铸有西王母、猿、方孔圆钱等图像，四川考古学的奠基人冯汉骥先生遂名之为“摇钱树”。但冯先生命名的具体时间，却是难以确定。对于此事，于豪亮先生后来追述道：“十余年前，冯汉骥先生在彭山的岩墓中，发现这种陶器和铜树，因将铜树定名为‘钱树’，陶器为‘钱树座’。现在看来，这种名称仍然是正确的，因为有的‘钱树座’上浮雕着一人持竿打



‘钱树’上的钱，几人将钱挑走，显然这是钱树和钱树座了。”^①从此，“摇钱树”这一名称也就被学界接受和采纳并一直沿用至今。但是，“摇钱树”之名虽最早由冯汉骥先生命定，然四川彭山发现的摇钱树却并非是摇钱树发现的最早例证。

其实，早在1937年，在云南昭通城东八里曹家老包的一座东汉砖室墓中，就发现过一件红砂石摇钱树座，一面上刻“建初九年三月戊子造”九个隶书纪年铭文，另三面分别刻有玄武、朱雀和瑞鹤^②。因不明其究竟为何物，当时也就未冠以钱树座之名。但在今天看来，昭通曹家老包东汉砖墓发现之器物，实际上就是冯汉骥先生所称的“钱树座”。因此，云南昭通出土的摇钱树资料应是有据可查的最早发现的摇钱树资料。其后，随着考古事业的日益发展，摇钱树资料的发现也不断增多，而且至今仍时有发现。为便于后面论述，现以地区及时间先后为序，将摇钱树的发现情况简略叙述如次：

一、四川省

（一）成都市

1. 1952年8月31日至9月4日，成都火车站东面东乡谭家石桥一号东汉花砖墓出土摇钱树残片，上有小铜人靠树干作摇树状，三号东汉墓也有摇钱树残片出土；青杠包5号墓出土陶质摇钱树座。^③

① 于豪亮：《“钱树”、“钱树座”与鱼龙漫衍之戏》，《文物》1961年第11期。

② 孙太初：《在云南考古工作中得到的几点认识》，《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1期；孙太初：《云南“梁堆”墓之研究》，《云南博物馆建馆三十周年纪念文集》，1981年。

③ 徐鹏章：《成都站东乡汉墓清理记》，《考古通讯》1956年第1期。

2. 1953年9月，成都北门外小扬子山一号汉代花砖墓后室底部出土一些摇钱树座残片和一些五铢钱。据于豪亮先生报道，复原后的钱树座呈三山耸立状。^①（图一：1）

3. 1955年4月10日到4月26日，新繁清白乡一座东汉画像砖墓出土陶质摇钱树座两件，表面有浅灰色琉璃釉，红胎。^②

4. 1957年3月14日到4月16日，成都天回山东汉晚期崖墓出土摇钱树座两件（M₁、M₃各一件），红褐色夹砂陶质，火候不高。M₁的一件在北三室发现，下座为一大龟，龟头向上反伸，龟背上伫一蟾蜍，一蛇横穿蟾蜍之右侧，蛇首与龟头相对于蟾蜍下腹，中间连一圆璧。此件树座高32厘米，表面涂满了绿釉。M₃的一件发现于北室，高48厘米。上座是两个像狮子状的野兽，上下重迭，兽头向外伸出，作张口咆哮状（按：此即天禄和辟邪）；下座两面刻有乐舞人像，但有一部分已残缺。在M₃北一室另出土铜摇钱树残片，高3厘米，宽7厘米，其薄如纸。发现时未见钱挂。M₃还出土一件金错铁刀，其上有“光和七年……长保子孙宜侯王”的错金铭文。^③（图一：2）

5. 1976年9月，金堂县原绣水乡马鞍村东汉墓出土一件石刻龙虎摇钱树座，长宽均为36厘米，通高28.5厘米。下部为底座，厚4厘米。中为方形树座，长宽各9厘米。顶开方孔，边长3厘米，深5厘米。树座两旁镌刻睡姿之龙虎各一。两兽反向相对而卧。龙首羊角，口啮树座，背有双翼，通体有鳞片，身有四足，左前足攀附树座，右前足挺立，后足蜷卧，长尾贴臀曳伸。虎之姿态

① 于豪亮：《记成都扬子山一号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9期；于豪亮：《“钱树”、“钱树座”与鱼龙漫衍之戏》图版，《文物》1961年第11期。

②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新繁清白乡东汉画像砖墓》，《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6期。

③ 刘志远：《成都天回山崖墓清理记》，《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



与龙相同，通身有直纹。此摇钱树座造型生动，刻工精细，艺术和文物价值很高。

此外，1986年金堂赵镇原杨柳乡一致村还出土有一件陶辟邪摇钱树座，具体情况不明。^①

6. 1979年至1982年，新都县三河乡马家山东汉崖墓出土陶质摇钱树座一件，高45厘米。树座上部为一辟邪，其形似带翼之狮子，张口怒目，毛发欲动，背上塑一圆筒，作插摇钱树用。腹下的空间内，浮雕一人，跪坐抚琴，矮小的人体和庞大的辟邪形成鲜明的对比，更显示出辟邪的威武雄壮。树座下部周围浮雕五只羊，画面可见三只：前面的公羊边走边吃树枝嫩叶，悠闲自在；中间的母羊前蹄上举，回头顾盼，呼唤着后面那只沿途嬉戏的小羊羔，体现了动物之母爱。^②

7. 1988年12月27日到1989年3月16日，在双流县中和乡应龙村二号东汉崖墓出土摇钱树残片。^③

8. 新津县邓双乡罗山塍何店村附近的东汉崖墓内五室相连，室内刻有连山石灶、石锅、石箱及浮雕摇钱树等。^④

9. 1992年9月，新津县城南隅宝资山东汉崖墓出土摇钱树残件，叶片上饰有西王母、骑鹿、骑象、驯虎及歌舞杂技等图像。1994年4月，新津又出土摇钱树残枝两片。^⑤（图一：3）

① 资料由金堂县文管所顾问薛玉树先生提供，深表感谢，见薛玉树：《金堂名胜古迹与文物》。

② 李齐乐：《新都东汉崖墓出土的几件文物赏析》，《成都文物》1985年第3期。

③ 成都市博物馆考古队：《双流县中和乡应龙村东汉崖墓群发掘简报》，《成都文物》1989年第2期。

④ 汤玉玖：《新津县的东汉崖墓》，《成都文物》1985年第2期。

⑤ 新津文管所：《新津出土东汉摇钱树》，《成都文物》1993年第2期；颜开明、郑卫：《新津发现东汉画像石棺》，《中国文物报》1994年9月11日。资料由新津纯阳观博物馆陈一先生提供，谨致谢意。

10. 1972年12月初，郫县新胜公社（原名竹瓦铺）二大队三生产队发现东汉花砖墓一座，出土文物中有铜摇钱树及陶座。未见简报，具体情况不明。1973年4月，又在该地发现第二种东汉花砖墓，随葬品仅存铜的摇钱树残片以及残的陶器。^①

11. 1990年9月，成都市凤凰山东汉砖墓出土一件摇钱树，无树座，仅存残缺的树干、叶片及零碎的枝叶。叶片上的钱币饰有星象符号。墓中还出土铜釜、铜甗、铜盆及两千余枚五铢钱、铁剑等。^②

12. 1996年3月25日到4月20日，成都市青白江区跃进村发现十二座汉墓，其中M₃（砖室墓）出土摇钱树残片6件，有枝叶形、兽形、凤鸟形、人物形等。标本M_{3:34}，二鸟相对，鸟长喙卷翼，尾羽下垂，鸟头之间有一圆形物，内饰网格纹。长10.6厘米，宽5厘米。标本M_{3:37}，一人宽袖长衫站在枝杈上，枝头悬挂一枚铜钱形物。长6.5厘米，宽5.2厘米。标本M_{3:32}、M_{3:33}、M_{3:36}均成枝蔓状。^③（图一：4）

13. 2001年8月上旬，在成都市高新区勤俭村发现两座东汉砖墓，其中M₁出土摇钱树1件。仅存残片。另外，在清理墓室时发现一件铜鸟，长嘴，圆眼较凸出，身饰羽毛，背负铜瓶并相连一钱币，币的周边装饰成发光状。此鸟也应是摇钱树上的饰件，身长9厘米、高7厘米。发掘者认为此墓的年代应在东汉早期。^④

① 李复华、郭子游：《郫县出土东汉画像石棺略说》，《文物》1975年第8期；四川省博物馆、郫县文化馆：《四川郫县东汉砖室墓的石棺画像》，《考古》1979年第6期。

② 张善熙等：《成都凤凰山出土太玄经摇钱树探讨》，《四川文物》1998年第4期。

③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青白江区文物管理所：《成都市青白江区跃进村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8期。

④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高新区勤俭村发现汉代砖室墓》，《四川文物》2004年第4期。